【历下亭】

藤萝架下大碗茶

□王朝

实录

泉畔品茗在济南有悠久历史,在护城河和芙蓉街及曲水亭一带,泉水泡茶非常兴盛,即使是在现在,曲水亭边,泡茶休憩的居民也时常可见。观赏驰名中外的趵突泉固然令人心动,但我更喜欢坐在藤萝架下听戏、喝茶、聊天的那种悠闲和惬意。因为,看似普通的大碗茶里浓缩了泉城济南独具特色的泉水文化,让您品味不够。

有朋自远方来,我虽将家里进行了一番大扫除,但因朋友来自关外城市,在家里刚坐不久,便满头大汗地问我济南有没有清凉之地。我想了一下,便带着朋友去了趵突泉。

为什么去趵突泉?当然是想让朋友见识一下“天下第一泉”的魅力,让其感受一下从地下冒出来的泉水的凉爽。果然,到了趵突泉的来鹤桥上,虽然阳光似火却依然能够感受到三股水冒出来的丝丝凉气。朋友乃一文学编辑,见此来了兴致,顺口吟诵起“云雾蒸润华不注,波涛声震大明湖”、“四面荷花三面柳,一城山色半城湖”什么的。

朋友除了长期从事文字编辑工作,业余时间还是一戏迷。京剧、吕剧、梆子、豫剧、黄梅戏等剧目没有他不喜欢的。我招呼朋友拍照留影的时候,趵突泉南侧的白雪楼戏台唱起了“智取威虎山”。锣鼓声传来,朋友站在那里一阵憨笑后,终禁不住诱惑拉着我移步过去。怎奈,听戏的人太多,几排座位早已坐得满满当当。我俩转了一圈,朋友忽然被戏台东侧藤萝架下,两元一碗的老济南大碗茶的黄色幌旗吸引,于是走过去要了两碗,坐到一张八仙桌前。

待朋友坐定后,我介绍说:这是老济南泉水大碗茶,是园林部门为了挖掘济南的泉水文化,在2012年就向市民推出了两元一碗的泉水大碗茶。茶叶是茉莉花茶,茶壶茶具都是青花瓷的,服务人员分别穿着唐装和青花瓷工作服,给人一种古色古香的味道,让人觉得,单单坐在密密麻麻的藤萝架下,热气腾腾的大碗茶往你面前一放,就散发出一股浓郁的茉莉花味道。因此我就想,能在闹市中寻这么一处能感受清凉、闻茉莉花香的地方,本身不就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吗?我这么想着的时候,朋友喝了几口茶,神态悠然地说:“用其泉水泡茶味醇色鲜,杯满而不溢,堪称‘趵突一绝’,真是不亏素有‘不饮趵突水,空负济南游’之说啊。”我遂笑笑,冲朋友竖起大拇指。

我回家查阅了一下,泉畔品茗在济南有悠久历史,据有关文史和泉水专家介绍,在护城河和芙蓉街及曲水亭一带,泉水泡茶非常兴盛,即使是在现在,曲水亭边,泡茶休憩的居民也时常可见。而据济南文史专家张继平表示,观泉品茶是济南人的老传统,大约兴盛于唐代,到了宋代,饮茶风习向千家万户普及,成了老百姓居家过日子不可缺少的一种生活必需品。

说实话,在济南工作和生活多年,每每有外地朋友来济,我总习惯将我们的趵突泉和大明湖等济南特色介绍给朋友,让其感受泉城济南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泉水景观资源。每每听到外地朋友赞美济南,羡慕工作和生活在济南人时,我打心眼里感到骄傲和自豪。

佳茗配佳泉是饮茶上上境界。因此我说,观赏驰名中外的趵突泉固然令人心动,但我更喜欢坐在藤萝架下听戏、喝茶、聊天的那种悠闲和惬意。因为,看似普通的大碗茶里浓缩了泉城济南独具特色的泉水文化,让您品味不够。

【跑马岭纪事】

金毛羚牛兄弟

□赵峰

进入野生动物世界食草区,迎门纳客的是两头体态健壮、说牛不牛、说羊非羊的“六不像”。这些一副健美身材加一副丑陋面目的家伙,就是和大熊猫、金丝猴一起被称为三大动物国宝的金毛羚牛。金毛羚牛有三种肤色,生活在西藏、云南一带的毛色呈深褐色;生活在青海、四川地域的则为红棕色;唯独秦岭山脉的是金黄色,是名副其实的金毛羚牛。

金毛羚牛是性别严重失调的种群,公多母少。上海野生动物园的三对金毛羚牛几年里生了十五头小羚牛,仅有一头是母的。济南野生动物世界在开园之初有三头金毛羚牛落户,全是公的,它们一直单身。七八年过后,都成了“大龄青年”,再不想办法,那就真的是“老光棍”了。

看来怎么样生活,只要成为习惯,就能够顺应。一辈子没有见过异性,也未必就真的痛苦,别人的世界不能靠想象。三个“光棍哥”每天情绪都格外高涨,威风凛凛地巡视着大片领地,不容任何外来动物的侵犯。

前几年交流出去一头,剩下的这弟兄两个,在那片看上去有些空旷的区域里,每天都亲亲密密,让人好生羡慕。整个亚洲食草区都是规模庞大的种群,鹿、牦牛和骆驼都是十几只或几十只。金毛羚牛以其独特和威猛被放置在最显眼处,成为点睛之笔。

然而,就在费尽周折引进了两头雌性小羚牛之后,本以为兄弟俩会过上幸福的“老夫少妻”的日子。可随着雌性羚牛的到来,一切都变了,速度之快、力度之猛超乎人的想象。弟兄两个瞬间反目,多年的手足情一下烟消云散。弟弟靠着强壮,一点也不讲情义,愣是霸着两头小母牛,决不让哥哥靠近。羚牛园失去了以往的平衡,剽悍的羚牛弟弟守护神一般站在两头情窦未开的小羚牛左右,须臾不离。草料送进来,它像个卫兵一样看着两只小牛吃得津津有味。有时还做出一副少有的媚态,用嘴去添一添小羚牛的身子或者脑袋。两头小牛也格外乖巧,小鸟依人般依偎在它健壮的体魄下撒娇。在园区的另一头,羚牛兄看着这一幕,目光不可名状,是不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呢?

本来一开始,金毛羚牛兄长也想靠近她们,没有料到招来的竟是弟弟的一声断喝。身子高高地跃起,让人惊异它的弹跳力的同时,围栏边上一棵树上的粗枝应声而断,这是羚牛在野外经典的示威和警告。羚牛兄知趣地退避三舍,自此,羚牛兄便郁郁寡欢起来。

后来有次趁着羚牛弟弟休眠,羚牛兄径直走向小羚牛,还没等它亲吻一下小羚牛的身子呢,这边厢已经双目圆睁,怒不可遏,那颗硕大的头颅几乎夹在两腿之间,两只锋利的角如两把闪着寒光的刺刀,笔直指向前方,朝着羚牛兄一头顶过去。羚牛兄措手不及,被顶得在山坡上翻了几个跟头,跌到山坡下了,肚皮上还受了伤。真想给这个并不庞大的家族写一句:愿所有的金毛羚牛都成眷属!

【80后观澜】

夏游雪野湖

□钟倩

生命是一场不同寻常的邂逅,和大自然的邂逅也是如此。

夏天的一个周末,我和几位朋友去莱芜雪野农博园游玩,中午从景区吃完饭,朋友开车带我们来到了雪野湖。来之前,我便对雪野湖无比期待,朋友事先准备了帐篷、大遮阳伞,没想到都派上了用场。

雪野湖比我想象的还要美。群山环抱,湖水清澈,凉风习习,清爽怡人,湖畔大堤伸入湖中,走进去是一大片沙滩。沙滩简直是孩子们的游戏天堂,年龄小些的孩子拿着小桶和铲子,围在一起挖沙子、建城堡;年龄大些的孩子兴奋地追逐嬉闹,时而穿着泳衣在水岸打闹,时而下到水里游上一会儿,时而跑到沙滩的帐篷里歇歇,很是惬意。

呆上一会儿,沙滩上你会分不出大人和孩子,大人也童心未泯,融入其中,都统统变成孩童,没有王法、不受束缚地耍闹。那些张开双臂、试图高飞的摆拍者便是最好的证明。

雪野湖的美是野性之美。没有什么楼台亭阁,也没有什么典故名胜,给人一种未经修饰的简单和旷达。在遮阳伞下,我静静地远望,远处山峦起伏,树木苍翠如滴,而且还蒙着一层雾气,不禁引人遐想:这湖泊是仙人下凡遗留的一面镜子吗?还是哪个古人归隐之后建筑的桃花源?不,也许只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,其中的神机和妙想无需识破。这反而让人心生敬畏感——好像有一种力量直达我们的内心,逼视和涤荡我们的情感,来一次脱胎换骨的清洗。原来,这种逼视是精神的仪式。

雪野湖的美是静寂之美。无论是孩子们的笑声,还是大人们的喊声,一眨眼之间,都被扔进湖水里,所有的聒噪和功利,所有的尖锐和博弈,都徐徐吸纳进去,化为绿色的微澜。这种美感,又像是一团中国书法的墨色,质朴而大气,氤氲出一种撼人心魄的气场,让人们回归到横竖撇捺的朴素。模仿日本作家德富芦花说出一句话,“此时此刻,请有心人看一看夏日的雪野湖。”面对自然的五分钟,你有什么收获?是感谢凉风的眷顾,还是体悟大地的馈赠?还是深深的鞠躬,向那些远道而来的河水致以敬意,让河水带着我们的祝福奔向远方。

雪野湖的美是柔软之美。人们光着脚丫在沙滩上跑着、跳着,一时间每个人都成为画家,留下独一无二的印迹。在利益滚烫的世界中沉溺久了,我们需要脱离出来,回归柔软的状态,安放一些比金钱和利益更为重要的东西——亲情、友情、爱情;悲悯、宽容、爱意;草木、河流、日出。雪野湖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,在打水、玩沙、游泳、觅凉等过程中,获得柔软的共振,一种对抗外在诱惑、调节内在秩序的力量。

其实,每个人都应向大自然要一个湖泊,供我们经常阅读,擦拭内心,淘洗灵魂,最重要的是不偏离大地的道德和最初的梦想。梭罗有瓦尔登湖,我有雪野湖,不同的选择,相同的归属——“在大地上,我们只过一生。”

在我看来,“过一生”很难实现,或者说像福楼拜那样“按时看日出”,也遥不可及,但“让我们如大自然般过一天吧”,是完全可行的,使人们和大自然流畅自如的相处。

离开雪野湖已是傍晚,我和朋友们有幸目睹了落日的美景。夕阳晃着肩膀,像喝了二两二锅头,一寸一寸地缓缓落下。霎时,整个湖面金光灿灿,仿佛镀上了一层灵光,让人陡生圣人降临的感觉,非常隆重,非常壮美。踩着血红色的余晖,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雪野湖。

【口述城事】

百花洲畔往事

□鲁黔

济南大明湖老牌坊门的南边有片百花洲。池的南岸有座基督教堂带院子的小楼,楼里住着一个原国民党张自忠将军的部下——李将军。

凡凡是将军近五十岁时才有的儿子,乃我小学同窗,不足十二岁时长到约1.8米了,又高又白,有两个绰号:一曰“少爷”,二曰“浪里白条”。

百花洲的春夏秋冬很美,它自然,清新,静谧,如不是这般,明朝嘉靖年间,济南名士李攀龙能在那里建宅隐居吗?

春初,洲面上荷叶泛绿,弥漫着象征生命的力量;夏日,荷花怒放;秋天,累累莲子便让邻里百姓们咀嚼着它的爽口滋味;冬天,一帮穿着胶皮衣靴的人破冰采藕……背着书包上学的路上,一个歪脖子,手和腿都有残疾的卖莲蓬的大哥,拿着秤杆子,嘴里背着算账的口诀说:“三八,二十八,让你一分,给两毛七吧”。吃着莲子走着走着方才醒悟,三八应该是二十四啊!

建国后,李将军去了省政府任参事,他的门庭里仍然挂着张自忠将军的黑白像片,且燃着香,他至今仍难忘老上司的音容和并肩抗日的往事。

凡凡的姐姐下乡了,由于少时会弹琵琶,被县文工团招了去,凡凡约我混上火车无票抵达济宁。停车前,在缓缓行驶间,只见站上布满了戴袖标的汉子。

车停后,吐出了最后一声长叹,我和凡凡趁人不备时,溜下车来到站台的售货亭处佯装购物,一戴袖标的汉子厉问:“干什么的”!我答:“叔叔,去兖州站的车几点开?”他说:“买票了吗?”凡凡答:“还没买。”那汉子高声呼道:“看住这俩没票的小子!”随之,便在一群文攻武卫汉子的推搡下,将我二人驱逐出站外。

这一段智慧经历,是源于小时候从课外的读物里看到的故事:八路军两战士想过桥,计算了巡逻兵在桥上转身的时间,当其转身时,二人着百姓服装问来时的路怎么走,于是,便顺利过桥了……

步行数华里,进了翰林街的文工团所在地,只听一处院子里锣鼓咚咚,琴瑟和鸣,我和凡凡便晃了进去。凡凡的姐姐弃琴款款迎来,黛眉柳叶,蛮腰乍肩的亮相,令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
李将军为了把他的掌上明珠唤回身边,不惜使出了浑身解数,不惜求东告西,终于让女儿回到那座教堂的家里。

在某夏的午间,凡凡跳进百花洲的水里捞啊捞,水上水下地摸着。我在岸上问他:“你找什么?”,他曰:“找我父亲的一把短剑。”我听后,转身回家了。

子夜时分,门被敲开,吾父拎着我的耳朵说:“你见李凡了吗?”“李将军可怜巴巴地看着我说:“孩子,求你告诉我,凡凡去哪儿了?”

我揉着眼说:“今天中午还在一起,他在湖里捞一把剑。”凡凡的老爸转身走了,那年,他应该是已逾花甲的年龄了。

今年的阴历年前,凡凡与我品茗聊天时,说起下百花洲捞剑时的真相:“那把剑乃中正剑,是蒋介石赠给张将军的,张将军送给了我父亲,被父亲的同事告发了,父亲便在夜里扔进了百花洲里,那天我也没找到,便睡到了楼下楼梯的下面……”

往事仿佛就在昨天,如今的百花洲依旧,那座教堂仍在,上面的荷花一年四季里依然生生不息。然而,那当年的老人们却已作古了,儿孙们仍惦记着过去的故事。